

史汀生主義的窮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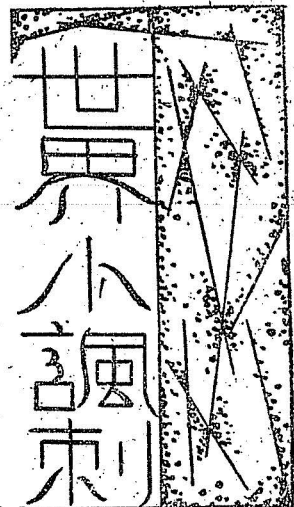
杜若譯

史汀生在外交討論會的演說確有其重要性，牠不但是表示史氏對於非戰公約的個人信仰，而且表示世界和平，有共同商權以阻止戰爭之必要。所謂不承認侵略行動之「史汀生主義」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去年的滿洲事件的出現，造成牠好多繁複的可能性。史汀生也一再申述這主義，標明這主義與把美國的外交政策倚護在這主義上面。除開表面的掩飾外，美國是不再否認她已牽入遠東政治的漩渦，雖則她對西歐，還表示她假裝的孤立政策。

我們還記得在今年一月七日以後，美國曾發出好多抗議照會，正式宣言美國不承認

任何違犯非戰公約造成的形勢。當時他發出這種文件的理由是他認為「中國在滿洲的行政權，自九一八以後，已消毀無遺。」可是日本政府依然對於美國的抗議，很圓滑地不加注意，為掩飾日本的詭計，建立了所謂滿洲國的傀儡組織，而把薄儀拉去做日本軍閥實際統治下之滿洲的掩眼罩。這種違犯條約的舉動，已無可補救了，但美國，卻依然找出先例來想規避她的責任。

到了現在，已無規避的可能。如果日本相信美國為盡其道德上的責任，宣佈了好聽的原則，而即會滿足，忘記了實際，不會有何積極行動施行出來是對的，那末史汀生現在的說



在瓶外的怪物



英國 The Daily Express

明美國的言行是一致的，卻又何解呢？史汀生一再說明美國不承認違反非戰公約所造成的遠東形勢，與他認為滿洲形勢的改變是侵略的結果，言猶在耳，豈健忘若是，而還置諸不理麼？即史氏把責任推在國聯身上，但三月十一的決議案，祇是一條具文，沒有決定滿洲的征服為不合法，而把責任推在國聯盟員身上，希望盟員出來盡某種責任。而且我們要知道，每一個國聯的盟員，是對於這件事有自由解釋與自由決定的權利，史氏雖援引三月十一日國聯的議決案又有什麼用呢？

這樣看來，史汀生主義，如果是還有些意義的，那末就不能懸而不用。牠應盡其條約上的義務或者廢棄不用。牠的結局已很明顯與不可避免。美國不承認日本奪取滿洲，但日本現已把滿洲奪入掌握。不問日本是伴為維持滿洲國的獨立還是師亡韓故智，日本已攪得了滿洲。承認與不承認問題，不能永遠是個抽象的東西。不久一切實際的行動就將開始。美國將見到對偽國使節的派遣，商法的公佈，關

稅的實行，司法的獨立。到了這時，史汀生主義是將被援引呢？還是被放棄。是美國屈服呢？還是日本屈服。不是此就是彼，二者必居其一。那就是日本軍隊除開鐵路一帶外，退出南滿。否則美國就將承認這種事實，滿洲是日本人的。再不然，兩方沒有一方走向屈服之途，結果必訴諸戰爭。如果不願放棄滿洲而史汀生主義又勢在必須擁護的話說，那末一個有力量的國家，就得出來用武力把日本驅逐出滿洲。看起來沒有一個歐洲的國家，是會為維持非戰公約而出於一戰的。——就是拿在滿洲比別個國家有較大利關係的——蘇聯來講，她也決不會與日本開戰。那末究竟是誰來用武力驅逐日本呢？中國麼？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決辦不到。那末驅逐日本人的責任，現在不是有置諸史汀生與胡佛的身上的可能性呢？如果這件事的時機已很急迫，他們兩人同情又將怎樣表示呢？這都繫乎美國了。

但我倒要問，美國政府之代表她的人民關心遠東事件究竟到怎樣的程度，而美國大

日本之謙而硬的態度



英國 The Bulletin
外交的接受似乎是完全一致的



英國 The Evening Times

衆不問是有職業的還是失業的，他們對於滿洲的現狀是否深切地注意，是否願意去把他們的命財產爲了改變現在飄揚滿洲的旗幟而去孤注一擲。關於這一層，我就要問，美國人中間，究有幾個人曉得滿洲在什麼地方。

而沒有解除。列強都在遠東感覺有切身的利益，都要保持其帝國主義侵略所得的果實。其結果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而加速連續不斷的危機的爆發。在這當中，滿洲的衝突就是最後而最危險的一個。

那末這樣說來，在美國人眼前的遠東的

美國現在曉得專事規避的鴛鳥態度的

許多足以造成戰爭的勢力，沒有什麼力量足以防制麼？我們幾個月來不是時常聽到日本

危險了，美國也曉得美國不能在一九三二年處理中國事件，像一八九八年那樣處理中國

人一再主張招集一個國際會議討論遠東問題麼？這又是什麼意思呢？當然日本有其祕

事件了。我們現在已有極大的證據，證明如果遠東事件一直不解決，不問中國是獨立國家，

而不宣的動機在，這無非是日本想緩和列強對於她征服滿洲的反對，因而憐他人之慨，把

還是殖民地，不問中國是從列強的鐵蹄下解放出來，還是在列強的侵略下，美國將有對敵

中國人完全主權的企望打得粉碎，使列強在上海及中國各口岸也得到報償。中國也同樣

的國將來分割她侵略的油水。再實地說，美國將有造成她投入戰爭的原因。美國終必有

提議召集一個會議。這樣一個會議並不一定能制限日本軍閥的目的。總之，遠東形勢是

戰爭，不問什麼機關來處理國際糾紛。自然一個會議決不能消除戰爭的原因，除非列強會

在動態中，是在一個危險的動態中，正如華盛頓會議以前的形勢一樣。華盛頓會議已宣告

議的列強，能犧牲那保持和平所需要的犧牲。但這又繫於列強維持和平的誠心，究竟到怎

失敗了，因爲那次會議中，關於遠東主要的事件，以及足以造成戰爭可駭的原因，都規避了

樣的程度。現在已是每個國家顯示其立場的時期。同時每個國家也應該昭告其人民，他們



世界運動會跳欄錦標之獲得者——日本



德前皇子「這是你下來而讓
我坐的時候了」

——美國 Herald Tribune ——

——法國 Le Petit Provençal ——

是應當爲什麼而死。如果美國會發議論的政治家，真是認爲他們的說話是在呼起世界與論反對戰爭的鼓，那末他們所謂的輿論就不當祇是內閣總理的輿論，而應當是那件代價的大衆的輿論。這種輿論就應當把那足以引

法西斯蒂主義之國際化

Roger Shaw 著

諒夫 譯

起戰爭的糾紛詔示民衆。無庸講美國早遲總將生硬地碰到遠東事件的結果，這種結果的到來對於美國卻是愈快愈好。

譯自 New Republic, August 24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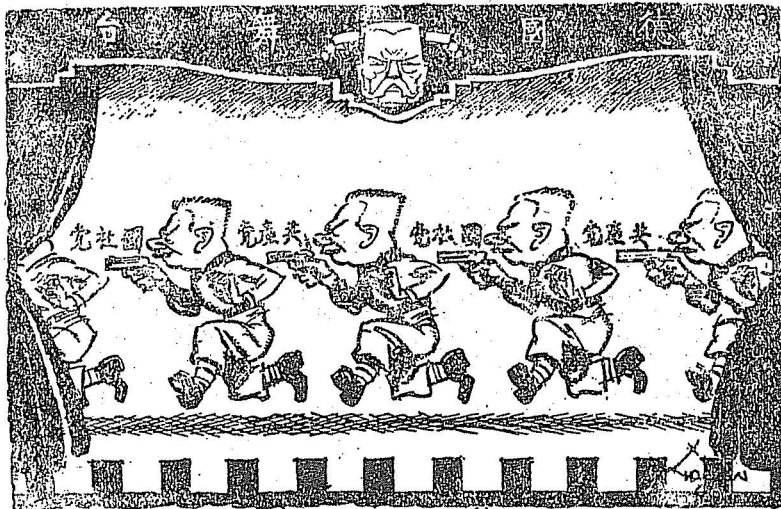
回顧歷史上的事實，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在牠廣大的意義上，開發了到中等階級統治整個歐洲的路。這是值得注意的。這次的革命剝奪了遺傳的貴族地主及其封建的特權，是自立資本家、智識階級、與職業者的一個勝利。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却根本是產業工人對於中產階級之資本家的一個反抗。

歐洲法西斯蒂主義一向是用以保護資本

本社會的利益而反對共產主義之劫奪的，而

日本的法西斯蒂主義則對於舊式的封建秩序似乎比對外來的資本主義還要喜悅。但不論何國的法西斯蒂主義，他們都是輕蔑法國革命的附產物，即所謂民主政治或自由主義的。他們讚美武力的光榮，頌揚羅曼的克的「簡樸生活」。法西斯蒂的狄克推多並不是貿然願承受破產管理人之職，他們是根基於周詳考慮過之反駁馬克斯主義之哲學上的。

我們對於以莫斯科爲中心的第三國際，



德國的連環劇